

刘学刚：每次写作都是对内心的一次清洗



作家简介：

刘学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多被《诗刊》《天涯》《散文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推介、转载，20余篇散文入选全国年度散文选本，50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试题的现代文阅读。著有散文集《草木记》《花都开好了》《中国时间：二十四节气》《食客辞典》《舌尖上的节气》《安静的勇气》《路上的风景》等。

本报记者 刘文玉

阳春三月，樱花盛开，花繁如雪。在刘学刚新作《花都开好了》中，他感触道，“在爱花人的世界里，樱花不是观赏花木，而

是以它的花瓣花香以及绽放飘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，引领人们感悟人世的繁华与寂静。”

翻开《花都开好了》的目录，满眼都是花：除了樱花，还

有杏花、梅花、茶花、桃花、兰花……居然有36种，按照春夏秋冬四季依序出场：春迎温花晴日，夏沐暑花快风，秋望凉花爽月，冬踏寒花初雪，从四时花朵延伸到自然节律、风物习俗、古今诗话，遵循大地的生息节奏，感受花朵之美以及蕴含其中的植物文化。

经由一草一木发现自然的美好

宋朝词人赵师侠在《采桑子·樱桃花》中写道：“梅花谢后樱花绽，浅浅匀红。试手天工。百卉千葩一信通。”相隔一千多年，刘学刚和赵师侠成了知音。“唯有我们的内心和百卉千葩相通，才能看见植物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并从植物茎叶花果的姿容中发现人类生活的模样。”

循着枝条生长的方向或者花朵舒展的弧度，可以看见许多年前的那些春天。“上师范的时候，我喜欢上了文学，那会儿喜欢读诗，写了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。毕业后回乡教书，繁琐的生活磨损了少年的梦想，辍笔数年。2003年，开始写散文。”刘学刚坦言，从诗歌到散文，表面的水到渠成也解开了他过往的干涸与困顿，终于明白，写作的意义不过是安慰自己，也再没有比散文更好的“落脚处”了。

刘学刚喜欢安静，也一直生活在安静里。他喜欢比利时散文家莫里斯·梅特林克，在

读其散文《花的智慧》《蜜蜂的生活》无数遍之后，写了一篇文章《安静的勇气》。在刘学刚眼中，莫里斯·梅特林克就像一株植物，站立在他恒久的安静里不被惊扰，从植物世界的精神秩序里寻找幸福。而他创作植物文本，旨在经由一草一木的独特性发现自然的美好，并溯本求源，呼吁人类向植物借取智慧的灯盏，以照耀人类的前途。

阅读是与贤人的对视和对话

“读自己喜欢的作品，读和自己风格接近的作品。读作家传记，读这个作家你能读到的作品，直到出现阅读疲倦，然后寻找新的阅读兴奋点。”不断读书，刷新个人的认知，提升审美层次。然后思考，特别是观察生活之后的思考，让刘学刚渐渐领悟到一些东西，这便成了他写作的素材和灵感。

在刘学刚看来，中国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品是《史记》。美的语言、真的情感、深的思想，该有的，它都有。司马迁没有接受过先锋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理念，但他无时无刻不被历史的真相所影响。除了《史记》，他还喜欢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和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等。前者是抒情的，尽是华词丽句却没有误入粗鄙浮华一途；后者是写实的、内敛的，却“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”。“阅读是一种与贤人的对视和对话。”刘学刚表示，

生活的表层乏善可陈，唯有阅读能让我们剔除生活的芜杂，抵达内心。

每篇写作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

“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，勇于批判、否定、反思、颠覆自己。”刘学刚认为，每篇写作，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每次写作，都是对内心的一次清洗，如同水流，沉淀沙砾，消解声嚣，最终获得表情的平静。

写作，是关注个体生命，是针对自己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在散文集《守望》序言中，刘学刚用“唯有写作，让我更真实地记录生活，留驻生活的瞬间，完成我和心灵的对话，和母亲的相见”表达写作于他的意义。好好活着，认真写作，让逝去的父亲、母亲活在他的呼吸里，便是他写作的动力。

一树樱花打开了一个春天，刘学刚用花的绽放飘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人生：“我要向每一种植物表达深深的敬意，无论冬枯夏荣春华秋实，它们都像清风、空气、河流，源源不断地向我们的世界输送物质的慰藉和精神的浸润。应该庆幸，在至亲至爱的人远离我们、人世繁华如烟消散之后，我们并不孤独，因为陪伴我们的还有童年的植物。”

作家访谈



编者按：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主办，山东省烈士事迹编篡和宣传教育中心、山东青年报刊传媒中心承办的“初心永远 薪火相传——写给青少年的山东英烈故事”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以来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、踊跃投稿，现从征文稿件中分期择优刊登部分作品。

不惜唯我身先死

□李坤

“卅一年华转瞬间，壮志未酬奈何天。不惜唯我身先死，后继频频慰九泉”。翻开《邓恩铭文集》，看到了那力透纸背的文字。这是邓恩铭牺牲前，留给母亲的诀别诗。诗中那壮志未酬的痛惜，慷慨赴死的气概，薪尽火传的信心，蕴含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，穿越迢迢时空，撞击着我们的灵魂。

邓恩铭，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荔波一个水族家庭，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。1917年，在离开家乡到山东济南求学前，他借用一首诗向同窗好友告别：“男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业不成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”。无独有偶，毛泽东在1910年离开家乡时，改写了一首《七绝·呈父亲》：“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”。同出乡关的两位年轻人，用诗直抒胸臆，表达了为追求真理甘于献身的满

腔豪情。共同的信仰让他们走到一起，在南湖红船上喊出了“共产党万岁”，那坚定的誓言回荡在1921年7月，拉开了开天辟地的历史篇章。参加党的“一大”后，邓恩铭又写下一首励志诗：“读书济世闻鸡舞，革命决心放胆尝。为国牺牲殇是福，在山樗栎寿嫌长”。表明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立志为信仰而奋斗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。

《邓恩铭文集》收录了现藏于各博物馆中邓恩铭的13封家书，从中看出他平实真切的表情。在1922年8月的一封信中，有这样的文字：“今年男很想乘闲回家一次，不过像这样的世道，保得住路上没有土匪吗？冒昧回去，一旦遇着怎么了？命比什么都宝贵，没有命，立时万事皆空。所以回家的事总要慎之又慎。不能敢走”。忙碌的邓恩铭深知父母在为他忧心，尤其是家里早已为他定下的婚事。邓恩铭最终没能回家完婚，写这封信时，他正冒着白色

恐怖深入淄博矿区，与工人们交朋友，用马克思主义照亮了工人们前行的道路。

1923年，邓恩铭受党组织委派到青岛开展工作，当地的情形十分恶劣，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，但坚定的信仰化作了脚下的力量，他以四方机厂为工作重点，成功改造圣诞节，使其成为党领导下的具有工会性质的团体。那一年，他已离家六载，由于十分思念父母，在11月给父亲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男刚起回家的念头，广西又乱起来了（报上载有）。唉！这一乱，恐怕又不知哪年才能回家？”君问归期未有期，“家”成为了邓恩铭永远的远方。

革命斗争期间，邓恩铭曾数次被捕入狱，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让他百折不挠，视死如归。在1924年给父亲的信中，他说：“儿生性与人不同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，故有负双亲之期望，但所志既如此，亦无可如何”。他对父母的愧疚之情，亦流露在1927年写给母

亲的信中：“去年，父亲到山东时，男平安出狱，做事不小心，致劳双亲合家挂念，更劳父亲数千里外跑来看望，男真罪该万死了！”字字句句，镜子般映照出一个血肉丰满的邓恩铭，一个坚守信仰毫不妥协的邓恩铭，他的家国情怀让我们由衷敬仰。

1931年4月5日，邓恩铭被敌人杀害，壮烈牺牲。虽然他的人生只有短暂的30余年，却因为崇高的信仰散发出永恒的光芒。也正是因为拥有崇高的信仰，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奋不顾身，为了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不惜唯我身先死。往日的苦难何以远去，今日的辉煌从何而来？先烈们用鲜血书写了荡气回肠的答案。

“后继频频慰九泉”。作为



后来人，我们唯有像先烈那样用奋斗筑牢信仰，涵养家国情怀，才能“乱云飞渡仍从容”，战胜困难经受住考验。心有所信，方能行远。高高飘扬的党旗，需要我们用信仰的力量高擎，砥砺前行。



初心永远 薪火相传
——写给青少年的山东英烈故事